

残雪与



KAFKA

卡夫卡小说



比较研究

罗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残雪与

KAFKA

卡夫卡小说

比 较 研 究

罗璠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鹏鸣

封面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残雪与卡夫卡小说比较研究/罗璠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

ISBN 7-01-005719-2

I. 残… II. 罗… III. ①残雪(1953~)-小说-文学研究
②卡夫卡, F. (1883~1924)-小说-文学研究 IV. ①I207.42②
I52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1355 号

残雪与卡夫卡小说比较研究

CANXUE YU KAFUKA XIAOSHUO BIJIAO YANJIU

罗 璠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4.5

字数:317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5719-2 定价:2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第一章 绪论 残雪与卡夫卡小说:

存在的可能性之间的对话 /1

第一节 残雪:何以为东方的卡夫卡? /2

——兼析残雪小说生发的文化历史语境

第二节 文学批评视野中的残雪小说 /21

第二章 世纪的回声:中国文学与卡夫卡创作的

互动关系 /29

第一节 中国古典文化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 /30

第二节 卡夫卡与中国先锋小说的现代意识 /48

第三节 潜意识的对话:共时性语境中的残雪与

卡夫卡 /71

第三章 话语的机制:残雪与卡夫卡小说叙事之维比较 /83

第一节 叙事深层与结构模式 /84

第二节 个体可能性生存境遇的呈现 /95

——残雪小说叙事特色解析之一

第三节 原始性冲动的方式 /108

——残雪小说叙事特色解析之二

第四节 诗性品格与诗意内涵 /121

第五节 复调、对话性与非对话情景 /131

——残雪、卡夫卡小说的对话艺术及其对
复调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第四章 形式的意味:残雪与卡夫卡小说寓言

美学之维比较 /159

第一节 寓言型形象与救赎美学的审美张力 /163

第二节 寓言美学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怪诞 /183

第三节 寓言美学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二:反讽与含混 /200

第五章 悖谬的世界:残雪与卡夫卡小说哲学之维比较 /235

第一节 西方文化历史语境中文学与哲学的关系 /237

第二节 自我与绝望 /251

——行动与目标的疏离及欲望与需求的断裂

第三节 自由与恐惧:生与死的悖论 /268

第六章 叙述的立场:残雪与卡夫卡小说性别之维比较 /299

第一节 西方神话的性别意识形态 /300

第二节 父性权力在场结构的揭示与挑战 /316

第三节 理想母性的缺失与消解 /335

第七章 结语:从“卡夫卡式”到“残雪式” /347

第一节 “卡夫卡式”的开放性结构 /348

第二节 “残雪式”的生成结构与文化内涵 /361

附 录 卡夫卡与现代主义文学话语的构建 /383

第一节 卡夫卡文学的哲学继承与超越 /384

第二节 卡夫卡：现代主义文学世界的守夜人 /407

第三节 卡夫卡与现代小说叙事维度的呈现 /424

参考文献 /439

后 记 /453





第 一 章

绪论 残雪与卡夫卡小说： 存在的可能性之间的对话

卡夫卡(1883年—1924年),男,生于当时归属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被誉为现代派小说的鼻祖,现代世界的守夜人。残雪(1953年—),女,本名邓小华,湖南长沙人,生于一个在“文革”中饱受冲击和迫害的知识分子家庭,被誉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先锋派”小说家,现代主义小说精神的呵护者,纯文学的守夜人。

在20世纪初的西方和21世纪初的东方,两位具有类似艺术风格的现代主义作家跨越时空的世纪碰撞与心灵对话,无疑是一件“极其有趣,甚至可以说是激动人心的事情”(邓晓芒语)。这件事如何能够发生?怎样发生?他们在时代背景、文化语境、生活体验、思想情感和性别身份如此不同的情形下,凭什么能够在文学这种最为玄奥的事情上达到沟通?怎样沟通?表现在哪些方面?对此问题的探索和诠释便是本书的任务之所在。

第一节 残雪:何以为东方的卡夫卡?

——兼析残雪小说生发的文化历史语境

残雪自她的小说传播以来,便有东方的卡夫卡之称誉。有如“东方的威尼斯”是对中国古典名城苏州园林水乡的古雅、柔

静的赞誉一样,“东方的卡夫卡”同样是对残雪小说所内蕴的精神形式、表现特征、艺术价值的肯定和推崇。但自这个称誉诞生以来,人们大都只是描述性地提到它,从小说本身的审美层次出发,对残雪与卡夫卡小说内在的相似性和相异性作出较为全面的揭示和阐释,此项工作还远远没有进行开来。也就是说,读者(包括残雪作为自己小说的读者)都感觉残雪小说真的像卡夫卡,但怎样的像?像得如何的像?仍然是一个问题。带着这样的问题,本节拟对残雪小说卡夫卡意义的历史性生成作一番粗略的梳理。

一 复仇理念与艺术反叛意识生发的语境

文学界对残雪的简介常常是这么表述的:残雪,女,本名邓小华,1953年5月30日生于湖南长沙。父母是三四十年代中共党员,解放后在报社工作,父亲曾任新湖南报社社长,1957年父母双双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残雪从小由外祖母抚养,这位老人心地善良,但有些神经质,有一些怪异的生活习惯(如生编故事、半夜赶鬼、以唾沫代药替孩子们擦伤痛等),对残雪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残雪从小敏感、瘦弱、神经质,短跑成绩和倔强执拗的性格在学校都很有名。她小学毕业后恰逢“文化大革命”爆发,便失学在家。1970年进一家街道工厂工作,做过铣工、装配工、车工。1978年结婚,丈夫是回城知青,在乡下自学成木匠。1980年残雪退出街道工厂,与丈夫一起开起了裁缝店。残雪自小喜欢文学,追求精神自由,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见《残雪自选集》)。

从写作的过程和阶段特征看,其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早期(1985年—1986年)代表作有《黄泥街》(中篇)、《山上

的小屋》(短篇)等,特点是“人间烟火的味道重一点”(残雪语),写实的痕迹依稀可辨。

第二阶段(1987年—1990年),代表作有《天堂里的对话》(短篇,五则)、《苍老的浮云》(中篇)和长篇小说《突围表演》等,特点是“从外向里的挖掘,像旋风一样层层深入地旋进去。”(残雪语),由此,彻底告别了写实的传统。

第三阶段(1991年—2001年),代表作为《痕》、《思想汇报》等中篇小说,特点是“集中在一种深层的东西上,以艺术家本身的创作为题材。”(残雪语),此阶段当为纯文学的试验与成熟阶段。

第四阶段(2002年—),正在进行的阶段,主要作品有《父子情深》、《男孩小正》、《犬叔》、《松明老师》等中篇小说。此阶段,作者认为与前三个阶段有所不同,但怎样的不同,作者语焉不详^①(注:本书研究的对象主要为前三个阶段的作品)。

从上述简短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如下信息:

第一,以1976年为界限,残雪在新中国最为苦难的日子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与有着清醒意识的普通大众一样,残雪对这段苦难的生活历程也有着自己的记忆和感受。这种记忆与感受是她叛逆的个性和独特的文学思想产生的温床,在她的骨子里,一种对传统和现实的复仇意识在急剧膨胀。对传统,她要斤斤计较,对现实她要彻底否定,进行艺术的复仇^②。她的小说就是这种斤斤计较和艺术复仇的产物。

第二,残雪敏感、瘦弱、神经质与倔强执拗的性格,让我们仿

①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②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33—34页。

佛看到了懦弱、羞怯而瘦高的卡夫卡的身影。卡夫卡以写作开始了对强大父亲意志的对抗，以此来释放挣扎于苦闷世俗生活的灵魂，成为逃离自己和释放幽暗心灵的一扇窗口，通过梦幻叙述，建立起了自我与灵魂的内在联系。残雪也在对梦魇“文革”的记忆中，开始了对“黑夜”的讲述（近藤直子语），将小说化为了“黑暗灵魂的舞蹈”^①。

第三，从对外婆神经质怪异性格的体验和感悟中，我们可以找到残雪怪异文风的生发点。对生活的怪异感受（内容）生发成艺术的怪异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让生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和谐地走进了她的小说，这也许是我们有效地理解和破译残雪小说之谜的一个切入口或一把钥匙。

卡夫卡小说超越于因果关系之上，建立起了非理性的逻辑。同样，残雪也以非理性、反逻辑的方式来展现人的荒诞存在。有论者认为：“残雪是当代文学史上首次把荒诞的存在作为生活原生态进行表现的一位作家……在残雪作品里，在某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下，鲜艳地规定着一个荒诞的、非理性的世界，这是一个孤立的、反逻辑的世界，读者很难以正常的生活逻辑去感知、解读它。”^②

残雪这种非理性的梦呓文字建立在对生活的感受和想像基础上，生活的感受演绎成艺术的感悟，潜行在意识的语言层面上。在残雪的生命历程中，生活的逻辑往往以非理性的面貌呈现，时代的斑斓图景涂抹着荒诞的底色，因此有人说残雪的文字

① 残雪：《残雪小说展示〈黑暗灵魂的舞蹈〉》，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张学军：《当代小说的荒诞意识》，《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39页。

是诉说着我们自身的故事,“追究残雪艺术等于追究我们自身”^①。

残雪的小说创作是从对“文革”的斤斤计较和对现实的否定中开始的。当有读者问道,“在你人生的经验里你觉得对你的写作发生最大影响的是什么?”^②时,残雪毫不迟疑地说“我想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在‘文革’那一段日子,我父亲被下放,母亲被送到‘五七干校’,因此我没有上学。但我喜欢看书,从小看了不少书……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能力,产生了写小说的念头。”^③在“现实”的否定意志方面,残雪曾说“我从小起就想要否定社会已有的‘现实’观念。因此,我写的作品完全属于我个人的创作行为,并不像‘伤痕文学’及大部分‘新潮文学’那样,简单地从那种‘现实’中取材。当然,写小说不可能完全脱离现有的观念。这首先既有语言的问题,又有政治性的、社会性的背景。我在创作时,将有政治性的、社会性的,或者历史性的东西作为极为次要的问题处理。在后期的作品中完全抛弃了。我一直尽可能脱离那种‘现实’或者‘背景’,可以说是想从空无之中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发挥最大程度的想像力,创造自己的世界。”^④

从上可见,在残雪的生命中,有两件事她是刻骨铭心的。一是父母双亲的追求精神与其厄运的反差。残雪的父母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共党员,解放后担任新湖南报社社长,母亲也在报社工

① 萧元编选:《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②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17页。

③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17页。

④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33页。

作，两人是革命加恋爱的一对极具浪漫情调的红色伴侣，既忠诚追求革命事业，又真诚追求恋爱自由。1957年，是中国政权开始被涂抹成“酸黄瓜”色（即荒诞色，见《黄泥街》）的一年，这一年父母双亲皆被“右倾”化，下放到不同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父亲尽管挨批斗，但一有空就会“每日里按时正襟危坐在书桌边，手握红蓝铅笔，一页页一行行地研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在《资本论》和《马恩选集》的扉页上留下‘1957年×月×日，开始第×次重读’的字样”。母亲虽然被劳动改造得“双腿浮肿，肾炎和慢性肝炎恶化的形势下，在饿饭的日子里，每封给乡下锻炼的儿子（初中毕业）的信中都要提到‘严格要求自己’和‘改造思想’的问题，指示儿子‘认真地学会各种农活’，‘下定当一辈子农民的决心’，‘依靠和相信组织’”等等^①。对残雪来说，父亲一生真诚追求，却被真诚背叛，一生善良却被善良践踏，父母建立在理性和逻辑上的生命追求被非理性、非逻辑的现实碾成碎片。内在生命的追求与外在生活的分裂所形成的尖锐冲突情境，以一种异质的文化现象嵌入了残雪弱小的神经，形成残雪创作的文化历史语境。

其次，残雪对外婆生命的体察也浸染着残雪的性格与创作。残雪的外婆是一个古怪而善良的老人，一生受尽磨难，生过十一个孩子只活下残雪母亲一人。残雪与姐姐从小由外婆带着，外婆61岁因饥饿死于水肿。残雪在《美丽南方之夏日》中写道：“临死前有人送来了补助给她的一点细糖，她再也咽不下去，就由我们姊妹分吃了。糖很甜，也许是外婆的血，那血里也有糖，

① 萧元编选：《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论文集），第14页。

我们喝了外婆的血,才得以延续小生命。”^①对残雪而言,血是外婆的精灵,血的甜味滋养了她的生命,代价是外婆因失“血”而死。父母和外婆的命运轨道在残雪的瘦弱神经中实际构成了一幅荒诞生存图景,幼年时代的生命印痕经常在她的梦中飞翔,构成奇特而神秘的景象。从残雪的生命经历和梦境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苍老的浮云》中的人际关系中为什么看不到一点温情,一丝温暖,夫妇之间、邻里之间、同事之间都陷入了相互窥视、相互嫉妒的变态情境中;不难理解《山上的小屋》的“我”为什么总处在周围人的敌意之中,会产生无数的视听幻觉;不难理解《突围表演》中呈现的以寡妇为代表的文化的怪诞景象。因为“残雪的小说里充满了梦魇和幻觉,生活的原生态在残雪那儿已经成为被体验过的梦幻世界,她混同了梦境和现实的界限,可以从现实直接走向梦境,梦境又可随时向现实转化。在叙述语言上,残雪以歇斯底里的狂乱,精神病患者疯疯癫癫的话言和梦呓,描绘出一幅幅荒诞、错乱、丑恶的世界景观,传达出孤独、恐惧、焦虑、压抑的情绪和神经质、自我分裂、自恋的意识,并使潜意识得以呈现。他的小说中有着卡夫卡的表现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的影响,她那阴冷得怪僻的感觉,自由随意地往来于梦幻与现实之间的叙事方式和对人性恶的揭示,形成了她小说的独特风格。

二 存在的可能性:残雪小说卡夫卡意义的生成

“存在的可能性”的提法,出自于昆德拉论述卡夫卡的一段话,昆德拉说:

^① 残雪:《美丽南方之夏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但还是要强调一遍:存在,意味着:“世界中的存在”。所以必须把人物与他所处的世界都看做是可能性。在卡夫卡那里,一切都很清楚:卡夫卡的世界跟任何一个已知的现实都不相似,它是人类世界一种极限的、未实现的可能性。当然,这一可能性在我们的真实世界之后半隐半现,好像预示着我们的未来,所以有人说卡夫卡有预言家的一面。但即使他的小说没有任何寓言性质,也不会失去价值,因为它们抓住了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人以及他的世界的可能性),从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什么,我们可能做出什么来。^①

这里用来指称残雪小说,是说在对存在的可能性探索中,残雪小说与卡夫卡小说呈现了相似的主题意识和艺术特征,表现在对存在的思考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残雪与卡夫卡的关系,并不只是简单的影响、接受或超越的关系,而是三者的综合。正如基尔凯郭尔(又译克尔凯郭尔)的“精神”是灵魂与肉体的综合一样^②,残雪小说的卡夫卡意义是在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对之接受与超越的关系中完成的。卡夫卡以来的现代主义传统作为一个文学“父亲”式的榜样和参照,是

① (法)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② (丹麦)基尔凯郭尔著,京不特译:《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2页。

残雪小说内在的追求目标。正如你我不是雷锋,但只要具有雷锋精神就如同雷锋般高尚一样,残雪小说在内在的精神诉求与形式表现方面与卡夫卡的相似之处,使残雪小说具有了“卡夫卡式”的文学风格特征。

残雪毫不讳言她的文学有如“异国的植物长在了有五千年的深厚的土壤之中”^①,这种文学的移植(影响与接受)是从1983年对西方现代派的阅读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读书无用论,为幼小的残雪提供了许多闲暇时光,但那时,她阅读的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没有为她后来的创作找到参照。只是到了“一九八三年前后,开始创作的时候,接触到西方现代派,受到很大的冲击,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②说到文学的表现力,残雪认为“我最推崇的是西方文学幻想的传统。我们是触景生情,他们是‘无中生有’,需要更大的力量。”在残雪心目中的现代派文学,主要是由卡夫卡、乔伊斯与博尔赫斯等衍生开来的西方经典文学组成。^③幻想传统与现代派文学的二重组合,构成了残雪文学创作的原驱力。其中,对于卡夫卡,残雪认为自己的作品“在最深的层次上有共同之处。”^④这最深的层次表现为,两位作家通过相似的表现形式共同思考了“生活的幽默本质。”

下面从四个方面来归纳这种共同的本质特征。

1. 潜意识的写作方式

残雪十分强调自己写作方式的独特性,“潜意识写作”是她对自己小说创作方式的命名。从《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

① 残雪:《残雪小说展示·自序》,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②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140页。

③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138页。

④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138页。

谈录》中我们发现，残雪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总是会不厌其烦地告诉她的读者同一件事，即她的写作是“潜意识写作”。“潜意识”的写作方式是西方幻想传统影响的产物。从《圣经》到但丁至莎士比亚、浮士德、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等，形成了西方纯文学幻想的绵延。残雪将“潜意识”的内涵概括为“用内在的空灵同粗俗的外壳进行交合。”^①“空灵”是指纯文学作家开拓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边际的世界”（第118页）。这个世界不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因为它高高在上，只有那些精神生活极丰富的人才有可能进入这个变幻莫测的领域（第132页）。而灵魂是一个黑暗的王国，是被世俗压抑了的生活状态，存在于非理性领域，作家除了用“空灵”来引导、生发它，别无他法。因此，内在的空灵同粗俗的外壳交合就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玄想，一种用强力排除世俗向虚无突进”的灵魂历险（第131页）。这种灵魂历程的探险，残雪通俗地命名为“无中生有”或“白日梦”。“无中生有”或“白日梦”的内涵构成她梦境创作的小说观。

潜意识写作作为一种玄想，与卡夫卡的“妙想”、“黑暗幽灵”等创作理念达成了某种默契。卡夫卡常常将自己的写作比喻为“故事在我面前展开，我在一片汪洋里划水前进”，“一切都可以表达出来，围绕一切妙想，哪怕是最陌生奇特的妙想。”^②在残雪那里，“玄想”是将“现实的抵抗移入自己的内部”，是对“人心的黑暗的描述”，而且“越黑越好”（第155页）。在卡夫卡这里，“妙

①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138页（本注以下相同引文出处，只标页码）。

② （奥）卡夫卡著，祝彦、张荣昌等译：《卡夫卡文集》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